

一個人的單車

【甲辰年，寒露】

「你們寒假都打算做什麼啊？要不要一起聚餐？好久沒見到你們了。」來自寺言的一封訊息打破了塵封已久的好友群組裡的寧靜。

「吃啊！哪次不吃了？」

突如其來的邀請讓我措手不及，但手指卻不聽使喚地輸入文字後送出。仔細想想確實也有好一段時間都沒聯絡了，不知不覺間已經過了一年多，不知道他們現在過的怎麼樣，聚一聚敘敘舊好像也不錯。

「太好了！你們什麼時候有空？」寺言破天荒地秒回訊息。

「現在還太早我沒有辦法掛保證。」爵克回覆。

「那不是廢話嗎？明明才剛開學沒多久。」我說。

「或許到時候還需要擔心成績的問題，有夠煩的。」經過一番互相抱怨、交流近況，我們三人決定慢慢安排距離還遙遠的寒假。

雖然才重新接上軌道沒多久，卻已開始期待下個假期是學生的本性。寒假到來之前，除了期末考試之外，還有不少事情待完成，不過現在是個偷閒的大好時機，用不著急著推進專題的進度，我有充足的時間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於是我將群組訊息和資料都擱置一旁，拿起了最喜歡的小說，我曾經和群組裡的好友們分享過這本書，這一次是我第三次讀了，不過翻開書，我卻沒有任何心思消化密密麻麻的文字，而是想起了和大家一起玩樂的時光。

想著想著，我甚至想起了以前不但陪伴我通勤，還乘載了許多回憶的腳踏車，我好久沒騎腳踏車了。

「不知道以前騎的腳踏車還能不能再騎？也該找個時間整理整理了。」我走向倉庫。

【癸卯年，小寒】

寺言決定利用寒假的時間帶著不愛出門的富哥，小倆口出遊，並邀請了我和爵克一起出行。

「來吧！不就是大家一起玩才開心嗎？」寺言拿出行程表並用誠懇的眼神看著我們。

「不是吧？科學展！妳怎麼會有門票？可是……」爵克看完行程表後十分驚艷，但還是猶豫著。

我和爵克心裡都明白，此趟旅程極有可能稱不上是旅程，不過是硬要帶上我們充當攝影師和置物架，我們透過眼神交流，思索著要不要一起拒絕。

「好嘛！都是我的朋友吧？還是說你們不喜歡我？」寺言開始情緒勒索。

「安德瑞你要嗎？」爵克問我。

「猶豫什麼？他都答應了你不要嗎？」富哥戲謔著說，看得出來他不太想和寺言一起出遊，於是他很希望能有我們的陪伴。

「我有說我不去嗎？想去的景點都被寺言安排進去了，猶豫是多餘的。」我笑著說，看來是沒必要也沒辦法拒絕了。

火車緩緩的駛進站，鄉下地方的風景不是青天就是雄偉的山脈，相比之下，大都市節比鄰次的大樓毫無趣味可言，不過坐了幾個小時的車，終於到了目的地，心裡依舊是十分澎湃。

「我們可以臨時改行程一下嗎？我想去逛逛街。」寺言看著富哥說，但其實是在徵求大家的意見。

「不要，買太多東西行動會不方便。」富哥第一個拒絕。

「他們都沒說什麼啊！就先逛逛吧！」寺言跳過了讓我和爵克表達意見的時間便轉身離去。

「不用玩了！你們辛苦了。」富哥看著不知所措的我們，嘴裡念念有詞。

「沒事啦！我們就跟著她到處逛逛吧！」我說。

旅程才剛揭開序幕，我可不希望兩天的心情就在現在這一刻毀了，但這個想法只能藏在心裡。

「對啊！對啊！逛街有什麼不好？」爵克答腔。

【甲辰年，小雪】

自發起聚餐的那天起，我和寺言便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了起來，她假裝刪好友這種事沒發生過，我也假裝沒這回事。

我們話題大多是關於在新學校的生活，以及最近對生活的態度，互相炫耀自己在學業上的成就之餘，我們一起回顧了一些過去做過的蠢事，對以前的事情提出新的看法，替我們的對話添了不少趣味。

寺言向我談起了她的現任男友，我靜靜的看著訊息串，壓抑不住回憶在我心頭蠢蠢欲動，一寸一寸撕裂著舊傷痕。

「我跟他說以前和富哥的事情，之後的每一天他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

「那傢伙真的很討厭，問他在想什麼都不告訴我。」

「然後前幾天，他帶著一身傷回來，我問他怎麼了，他居然叫我不管，你說過不過分？」寺言或許希望我能回覆她。

她直呼對方的名字，我驚覺對方的身分。

「他一定傷得很重吧？」我明知故問。

「你是男生，我需要你解釋一下什麼情況下會這樣對待女友。」寺言迴避我的問題。

「他很愛妳，一定是妳說的故事讓他覺得妳受委屈了。」

「所以他找富哥打架，傷勢妳也看到了。」

「富哥？為什麼？」可以想像她一臉茫然。

「他們同班，交流的機會多，原本交情不錯，現在不好了。」

寺言一定是震驚不已，讀了訊息卻沒有回覆。

【癸卯年，雨水】

旅行結束的一個星期後，新學期開始了，還在重新適應校園生活的我們之間好像有某些不同於以往，但又說不出哪兒不對勁。

「或許是多了對高中生活進入尾聲的不捨吧？」我想。

「安德瑞，你有沒有發現寺言不在？你猜猜發生了什麼事？」爵克單獨向我提起了這個話題。

「她和富哥分手了所以沒和我們玩在一起，想不到吧？」

提到關乎要好的朋友們的感情事，富幽默感的爵克此刻苦笑著。

「看來我的假設成立了，其實我前幾天就有發現寺言好像變得話很少，甚至還刻意避開我們，但他們私下的感情，我也不好意思過問啊。」我大嘆一口氣。

「所以這次好好先生也沒辦法調解？」我向知情的爵克打聽八卦。

「那是富哥昨晚和我說的，他單方面向我抱怨對方的不是，抱怨了整晚搞得我現在好睏啊！剛失戀的他最近情緒特別不穩定你也發現了吧？不過話說回來，他們感情穩固的像派出了兩隊各十多匹馬也拉不開的馬德堡半球一樣，到底是什麼『空氣』跑進去了我也好奇。」爵克說得一臉無奈。

想到我的兩位好友富哥和寺言戀情的結束，除了替他們感到難過，還有一陣不曾經歷的奇妙感覺湧上了我的心頭。

「你們在聊『那個』哦？」

不知何時，富哥出現在我和爵克的身邊，看樣子我們的對話他大概聽到了大半，我們聊的正是他的事，所以被他聽到了也絲毫不會有對話被偷聽的不自在感。

「你也聽他說的差不多了吧？反正呢現在起請盡可能離她遠點，我當初真的太傻了，不過現在總算是看透了這個人，她的事再也不是我的事了。」富哥對我說。

我們三人一面聊著，一面往教室的方向走回去，可以不用刻意避開人群說話了，我們像平常一樣嬉鬧著，我建議宅男富哥騎車出門晃晃，轉換心情，不過這個提議被狠狠地回絕了。

「安德瑞，我看到他剛剛去和你說話了，他說了什麼？」寺言一看到我走進教室便湊上來問了這個問題，我看出她狡黠的小眼神。

「我約他出門騎腳踏車，活動活動筋骨。」我說。

「不要忽弄我！他怎麼可能出門騎腳踏車！」寺言帶著火氣說。

「沒錯！我被宅男拒絕了。」我面帶難色的回。

「說啦！又沒什麼不好說的，反正那傢伙說的話也沒幾句能聽。」寺言沒有得到她想要的資訊。

「妳真的想聽？」我向寺言確認。

「說啦！又沒什麼不好說的，反正那傢伙說的話也沒幾句能聽。」寺言第二次說。

「妳真的想聽？」我再次向寺言確認。

「說啦！又沒什麼不好說的，反正那傢伙說的話也沒幾句能聽。」第三次了，寺言真會給人施加壓力，我只好扭扭捏捏的向她道出實情。

「呃……簡單來說他要我一起排擠妳。」

「你不要理他，真白癡。」

「我沒說我答應他啊，但我也不會聽妳的。其實我也很為難。」

甫結束富哥的一番抱怨，接著又是一頓寺言的抱怨，大概過不了一會兒，富哥也會問我寺言說了什麼吧？夾在兩人之間裡外不是人的，我開始思考是不是找到破壞他們之間連結的「空氣」，就能讓他們重修於好，或者我該逃離他們的感情紛爭，勸他們理性地直接面對面把對方的不滿都說完。

【甲辰年，大雪】

進入了十二月，一年即將結束，不僅代表著人們會不自覺地開始回憶起過去的往事，還代表著期待已久的寒假又離我們更近了一步，但聚餐依舊沒有下落，爵克最近失聯似的完全沒有讀訊息，依舊不確定他是否可以參加。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在群組裡的話題變得越來越少，或許是課業繁重導致我們變得不再能頻繁聯絡，也有可能因為到了新環境建立起了新的朋友圈，和生活圈相近的朋友聊天總是容易得多，讓我不禁感嘆能有和以前的好友們重新搭上線，即使生活在不同地方依然能保持密切聯絡是多麼的可貴。

「回顧過往成長的足跡，我們在一兩年間經歷學業、人際等等的改變，成長令我欣慰，但『那件事』如同舊疤，明明漸漸的隨著時間淡去，卻依然顯眼的占據了我的某些部分，且不時帶來陣痛。」我在內心感嘆。

想到我的兩位好友富哥和寺言戀情的結束，除了替他們感到難過，還有一陣不曾經歷的奇妙感覺湧上了我的心頭。

「她怎麼會突然和我重新聯絡？」我突然想到。

我明明從受了傷那時起便和寺言斷了聯絡，現在我們卻像是交流頻繁的好友，但我並不想問她這個問題。

「或許她也留下了成長的傷疤吧？」我想。

【癸卯年，驚蟄】

對於失戀的他們兩人想必都需要有其他朋友的陪伴。寺言是一個不太擅長交友的人，對沒那麼熟悉的人都會抱有戒心，我和她算是關係不錯的朋友，也許我可以是她談心的對象，再想想富哥朋友多，而且有爵克在，我多花點心思和寺言

一起玩樂，不要因此冷落她會比較好吧！

不過半個月過去了，我以為兩位會從悲傷的情緒中走出來，寺言卻是變本加厲，除了抱怨富哥的缺點，甚至開始造謠，導致富哥也忍不住反擊，開始帶風向，在同學們之間流傳著寺言的壞話，讓班上大多數的同學開始出現排擠寺言的行為。

「他們有完沒完啊！這場戰役總不可能永遠不停歇吧？」爵克沮喪地向我說。

「想不到開心果也會有苦惱的時候呢。」我想。

「說起來我這陣子都沒和富哥說太多說話，他沒事吧？寺言這樣其實我有點擔心。」我也向爵克訴苦。

「寺言的控制欲強得可怕。」現在我能體會到富哥上個月和我們提過的話。失戀的人需要陪伴我能理解，但像寺言這樣走到哪都要人陪，而且她幾乎每一次都來找我這樣的情況，我幾乎沒了自己的社交，和她成雙成對的出入學校各處，或是下課時間只有我單獨和她聊天。

雖然我覺得和寺言一起行動、談天說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有我陪伴可能讓她減輕了不少心理上的負擔，但她畢竟不是我的全世界，她一直想辦法讓我待在她身邊的行為，對我的人際關係帶來了極大的隱憂。

「安瑞瑞，陪我去……」

「快點快點！我們不是要一起去嗎？」

最近常常聽到寺言說出類似的話，雖然我都沒有明確表達反感，但我也並沒有答應她的要求。她似乎完全沒有發現她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的行動，也許我該找個機會好好和她談一談其實我也想到別處去找其他朋友，但在班級裡面，能和寺言搭上幾句話的人，扣除掉和富哥玩在一塊的，大概也就剩下我了吧！我想和她保持一些距離，又不希望看到她被冷落，在我心中產生了矛盾，到底該不該直接和寺言把這件事說明白在我心中畫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對她說一下也許對她和我兩個人都好，對於寺言那樣明事理的人，也許她不但會體認到富哥並不是在說氣話，重新省思自我，也能讓我不會因為她喪失了和其他朋友交際的機會。」我心裡這麼想著。

不要和她說。

【癸卯年，清明】

下個月就是升學考試了，每天都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專注備考的同時，我想多找些事情做，好好調適身心平衡，可惜時間根本不夠用。

「必須找個辦法逃出這無盡的深淵。」我這樣告訴我自己。

「放學回家的路上繞個遠路去海邊看看風景好了。」

自己騎腳踏車通勤的好處，毫無疑問是自由，只要拿捏好分寸，便可以開啟一趟說走就走的小小旅程。

這天的海風有一些強勁，我坐在和平常一樣位置的大石頭上，這一區域有非常多碎石，唯獨這一顆足夠大，讓我舒適地坐上去。我再次確認停在一旁視線範圍內的腳踏車，然後全身放空，任由狂野的海風以及浪花拍打，好讓腦袋沉靜一會兒，當我回過神來，我發現我的寶貝腳踏車竟然被吹倒在地。

「糟糕！」

我急忙地衝向一旁將車扶起，快速的做了一番檢查。

「還好一點傷痕都沒有！」

我鬆了一大口氣，看看廣大無邊的大海，果然讓我的情緒穩定了一些，眼看太陽即將沒入海平面，為了避免太晚回家，我便將車牽上道路，騎著車往家的方向前進。

「騎起來完全沒異樣。」看來是我白緊張了。

我又和寺言近距離相處了一段時間，獨處的時光很多，這一天，我們像平常一樣一起走往下一節的上課教室，寺言走在左側，而我在右側，不知道是不是沒睡飽，我總覺得我的行進路線偏向左側。

「偷偷跟你說，我的生活沒了富哥，最近每天都很開心喔！」寺言貼近我說。

「很開心？我好羨慕妳。」我回答。

「羨慕什麼？因為你跟那傢伙是好兄弟斷不開？」

「你好可憐，但你有我這個好朋友陪你，不理他一陣子自然就不會是朋友了好嗎？」我將雙手放至腦後。

「我最近都沒和他好好說上幾句話，因為……」

「那你應該要感到快樂啊！」寺言打斷我。

在移動到專科教室的路上，我試圖向寺言道出我的憂慮，但依舊沒辦法，課業上壓力變重了，我不希望花太多心思在人際方面的問題上，於是便繼續配合著寺言。

「你們最近感情很好喔！」常常會聽到有人這麼說。

直到有一天，富哥趁剛放學的空檔把我拉到一旁和我聊了一下。

「你最近是怎樣？都不找兄弟一起了？」

「她也真是的，居然到處搶別人兄弟是嗎？」富哥開玩笑似地關心我的近況，他也看出來我心中的擔憂。

「我也想維持社交啊！但現實不允許，一個不小心就被綁住了。」我說。

經過了一番思考，我還是不明白當時的我在想些什麼。一開始陪伴她是出自自願，到現在明明我有疑慮，卻不能和她拉開一段距離，到底是為什麼呢？我開始重新回憶和寺言變得親近的這段時間。

「必須找個辦法逃出這無盡的深淵。」我這樣告訴我自己。

【癸卯年，小滿】

時光飛逝如白駒過隙，隨著考試到來的日子一天一天接近著，代表著這一階段的校園生活邁入了倒數階段，先撇開學業不談，我覺得我在這段時光過得很快樂，有一群好朋友們陪伴，一起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憶，特別是這個只剩一下不到一半的最後一個學期，除了玩鬧，多的是一起討論題目或是一群人圍在一起的分享自己的理想的時間。

寺言最近和班上另一位同學很有話聊，她的身影不會每節下課都出現在我周圍讓我鬆了好大一口氣，但也感覺不太對勁。

有時候我也和她們一起解數學題，通常是寺言請教我該怎麼解題，另一位女同學在一旁一起聽，當我們三人包圍數學題目，難題就顯得渺小而脆弱，一面講解、列式，我也必須抬起頭來關心兩位同學有沒有跟上我的運算。

不得不說，當距離靠得很近時，稍微抬起頭就能仔細觀察到對方的臉部，除了表情，還有外貌，我發現寺言的眼睛不是一般的大，她有一副水汪汪的大眼睛、漂亮的睫毛以及小小的口鼻，加上她嬌小的身型，她可以說是一位五官端正且可愛的女孩。

和她們一起解題總是讓我感受到一股窒息感，可能是我太討厭做數學題了吧？也可能是我們靠得太近了會吸到彼此呼出的氣，對此，我會將椅子向後退，或是趕緊讓她們了解題目的解法，隨後便轉身繼續做自己的英文習題。

升學考試即將在下個周末登場，教室裡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氛圍。

「你們最近感情很好喔！」常常會聽到有人這麼說。

考試前的最後一個週末，寺言約我和她一起到咖啡廳做最後衝刺，我絲毫沒有半點猶豫，想也沒想便答應了，雖然嘴巴上說著「我們一起努力！」這樣的話，但我可是一點讀書的心思都沒有。

就在前幾天的夜裡，我想應該是升學的壓力太大，讓我的睡眠變得不是那麼的容易，輾轉反側且思緒非常混亂，在千頭萬緒中，我發現，最近這一段時間，上課不是考試、講解習題，就是自習，毫無趣味性可言，唯一有趣的事情在於我和寺言的相處。

仔細回顧我和她之間的互動，或許是逾越了友情的界線而沒發覺，我卻也完全不排斥，還有討論數學題時那種窒息感。

「難道我喜歡上她了嗎？」我在內心發問。

想到我明明也應該和其他朋友一起玩，卻怎麼也不想離開她身邊，心裡的各種想法逼得我不得不承認，**我喜歡寺言**。

依約出現在咖啡廳的我們兩人，首先是一邊聊天，一邊吃著早餐，用完餐，寺言拿起書籍埋頭苦幹，她選擇重點加強英文科，而我則是戰戰兢兢的看著她認真的

樣子，裝作從容的喝著還有一大半的飲料，我決定偷偷的喜歡著她，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我也拿出英文的相關書籍。

【癸卯年，夏至，那件事】

考試圓滿落幕，志願放榜的日子到來了，我的成績還算不錯，可能是有所牽掛吧，我總覺得我該拿到的成績可以再更高一些，不過既然上了第一志願成績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我想趕緊問問寺言是否也像我這麼的順利，便傳送了訊息。

「還不錯啊，恭喜你，也恭喜我！」寺言也如願上了她的第一志願。

「要不要慶功一下？我們一起出來吃個飯吧！」我向她提出邀約，畢竟以後相遇的機會也不多了。

「走啊！我們見面聊！」她爽快的答應了。

當天晚上，我們到一家充滿年代感的牛排館，餐廳內是以暖白色的電燈做主要照明，並用數個煤油燈點綴著，搭配著 1970 年代的鄉村樂曲，營造出了溫馨的感覺，也許是受環境影響，我們並沒有說太多話，安靜且優雅的各自享用著店內的招牌餐點。

用完餐，我提議到附近的公園走走，一輪明月高掛在空中，微風徐徐地向我們拂來，是個美好的夜晚，帶著飽餐一頓後的滿足感，我瞬間來了勇氣，開口向寺言表白。

「我們以後不常見面了吧？」

「以後就是各奔前程了呢！我想和妳說……。」

「說什麼我一直在聽啊！」話音尚未落下便被寺言打斷。

「不瞞妳說，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妳！」我加快了語速。

「嗯……關於這件事情啊，我現在可是沒有任何的想法的喔！」寺言像是早有預料我打算說什麼似的快速但曖昧的給出了回覆。

「沒想法也挺好的，祝妳到了新環境後能夠一切順利！」我按耐住中的情緒，裝作若無其事地說。

「我現在是告白失敗了嗎？」我心中充滿疑問。

「真是單純的美好，不過可不能因為單純就隨隨便便被有心人騙走了。」

「少了你這一位很好的朋友我會很難過的。」

說完，寺言向我道別，轉身往她家的方向走去。我也向她道過晚安，留在公園閒晃了一會兒才準備騎著腳踏車回家去。

我停車的地方上頭有一盞明亮的路燈，因為充足的光線，我發現後車輪上竟然有一條長長的刮痕。

「或許是那天在海邊倒車時刮的吧？」我趕緊伸出手檢查車輪的狀態。

「沒有破，應該還能用吧！」我暗自竊喜，於是繼續正常使用，騎上車回家。

「碰！」

爆裂聲響起，我的輪胎在回家的路上不堪負荷我飽餐一頓後的重量而爆胎，那個瞬間，我因為重心不穩，逕直撞向路旁工地的鐵皮圍牆，我感到頭暈目眩，我擔心我的身體狀況，但使不上力氣。

「少了你這一位很好的朋友我會很難過的。」

我再次醒來時，我出現在醫院的病床上，我好像受了不少傷，身上有多處包裹著紗布，像個木乃伊似的，不過我完全感覺不到疼痛。

「有麻醉藥真是太好了！」我大聲歡呼。

我清醒了。「原來只是夢啊！」我多麼希望昨晚的一切都是一場夢。

昨天夜裡，我確實因為爆胎摔車了，不但腳踏車受損，還在腳上留下一些擦挫傷，所幸並無大礙，惡夢可能是情緒導致的。

我並沒有和寺言提起那天夜裡我們互相道別後，還發生了這樣的意外。

「太丟臉了！」

幫傷口換過藥後，我決定將記憶和腳踏車封存，至於心的傷痕，我怎麼也藏不起來。我刪除通訊軟體上名叫寺言的好友，試圖斷了與她之間的回憶以及單獨的聯絡方式。

【乙巳年，小寒】

還在享受跨年的氣氛，我利用難得的放假日整理出事故後便收進倉庫的腳踏車，再次看到被歲月侵蝕得慘不忍睹的腳踏車，這次我可是備齊了需要更換的零件，一個一個做更新。

更換輪胎時，我聽到了來自手機的通知聲，爵克在群組說他的時間配合不上，看來聚餐是辦不了了，這件事讓我有點難過，於是我放下手機，繼續和我的腳踏車奮戰，想盡辦法裝上新輪胎，我果然沒有「自己動手做」的天賦，一籌莫展之際，我瞥見了一旁亮起的手機螢幕上有新訊息，那是寺言單獨傳送給我的。

「只剩下我和你有時間而已，還要出來吃個飯嗎？」

「妳願意配合我的話當然可以，我只有幾天的空檔，妳想要約哪一天？」我回覆寺言。

單獨和她外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雖然很久沒見面但氣氛應該不至於太尷尬。

「那就約這個月底吧！我很期待見到你呢！」

「我也很期待能再次見到妳呢！到時候見！」

一來一往的訊息中，我已經和寺言訂定了相約的日期時間等詳細內容，還順便

小聊了一會兒，我們今天似乎話特別多，寺言說她和男友最近處的不好，想和我多聊會，但我沒了興趣。

「你現在在做什麼？要不要打電話聊？一直打字手痠脖子也痠。」寺言說。
「好啊，不過我要換個地方和你說話，請你等一下，我等等撥電話給你。」我回覆。

「我不裝了！」我在內心吶喊。

我並沒有打算撥電話給她，我放下了，放下那一位我所暗戀著但從沒喜歡過我的女孩，放下了握在手中好一段時間了的備用車胎。

(7945 字)